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九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傅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十

劉元瑜

常秩

子立

郭綰

子海武

崔公度

李定

何正臣

郭潤甫

舒璽

董必

崔台符

勳

王子韶

謝景溫

黃履

來之邵

楊畏

邢恕

子

安惇

蹇周輔

子序辰

賈易

趙敦逸

劉郭知章

錢適

石豫左

吳執中

劉炳強劉明泰

管師仁

吳許敦仁

劉元瑜字君玉河南人及第為太常博士遷監察御史初言小

人惡直醜正范仲淹尹洙余靖歐陽修以非罪斥逐既而與端

等相失反擊諫官上言當夏竦擢樞密使召至都門諫臣據竦

舊過罷之自此進退大臣以爲已任專許陰私薦延輕薄列之館閣彼此唱和互相朋比近除兩府出自聖斷獨此輩以進用不出於已議論紛然前日孫甫薦葉清臣毀丁度效此也又論靖知制誥不宜兼領諫職由是論者指爲奸邪除三司鹽鐵副使以天章閣待制知澶州掇補畫工易元吉爲助教降知隨州改信襄二州雁河中府以左諫議大夫知青州卒

常秩字夷甫潁州汝陰人不第屏居以經術著稱嘉祐中爲潁州教授平居爲學求自得王回每見與語默然以爲不及歐陽修胡宿呂公著王陶沈遘王安石皆稱薦之翕然名重一時治平中授忠武軍節度推官知長葛縣皆不就神宗卽位三使往聘又辭及安石變法天下沸騰以爲不便秩在閭閻見所下令獨以爲是有詔郡縣敦遣遂起詣闕入見帝問以何道得免民

於凍餒對曰法制不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日大患也卽拜右正言直集賢舍人二院管幹國子監遷天章閣侍講同修起居注仍供諫職秩低首抑氣無所建明聞望日損爲時譏笑自負長於春秋至斥孫復所學爲不近人情著講解數十篇謂聖人之道皆在於是及安石廢春秋盡諱其學改判太常寺進賢文閣待制兼侍讀病不能朝提舉中太乙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死贈右諫議大夫子立始爲天平推官校書崇文院紹聖中蔡卞薦爲祕書正字諸王府侍講崇政殿說書召對以爲諫官曾布欲傾卞貶監酒稅而死

鄧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舉禮部第一以諂王安石累遷職方員外郎通判寧州上時政疏十事以爲自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一旦得逢伊呂之佐創立新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

臣寧州觀之乃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莫不然誠百世之良法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又貽安石書極其佞諛神宗驛召赴闕詭言不識安石明日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紹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須我爲之尋同知諫院明年遷侍御史知雜事尋判司農寺時常平水利免役保甲之政皆出司農安石藉以威衆紹請先行免役於府界次及諸道奏言均役本以裕民利州路歲用錢九萬六千緡而廵使李瑜務聚歛積寬餘科至三十萬宜加重罰畿縣民訴助役詔詢其便否兩行之紹與曾布上還堂帖中丞楊繪駁言司農未聞得繳奏者不聽因悉罷臺中推直官主簿而引蔡確唐炯爲御史拜紹御史中丞皆故事所未有帝特命之加龍圖閣待制建言頃時御史罷免猶除省府職司諫猶前後諫官御

史得罪者姓名以次甄錄使於進退間與凡僚異從之遽人以
理邊地爲名屯兵境上聲言將用師帝命兩河戒嚴河北增修
城守之具綰謂非徒無益且大擾費今當示以強盛則不渝二
國之不平則彼不我疑而我得以遠慮苟先之以畏屈彼武將
力爭則大爲中國之耻帝爲罷命沂州民朱唐告前餘姚縣簿
李逢謀反辭連右羽林大將軍趙世居河中觀察推官徐革詔
綰與知諫院范百祿御史徐禧雜治之獄具世居賜死逢革伏
誅未幾安石去位綰復阿附惠卿及安石復相欲彌縫前迹卽
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富民錢置田華亭事又論三司使章惇
協濟朋黨惇惠卿被出遷綰翰林學士仍爲中丞復慮安石失
勢遠去上言宜錄其子增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會安石方怒
其薦彭汝礪爲御史對曰綰爲國司直而與宰臣乞恩澤極傷

國體當黜帝亦謂紹賦性姦回斥知訖州移河陽元豐中以集賢殿學士歷知青州奏言歲大稔斗粟五七錢帝心知僞妄令提舉酌量市價以聞元祐初徙滁州被論而死子洵仁大觀中爲尚書右丞洵武字子常登進士調汝陽簿紹聖中歷祕書正字校書郎國史編修撰神宗史專右蔡下詆誣宣仁太后尤切遷起居舍人徽宗初改祕書少監蔡京薦復史職御史陳次升陳師錫言其父夙昔曲媚安石邪僻姦回以誤先帝今復置其子太史豈能公心直筆不掩父之愆乎且其人材凡近學問荒繆不足以污此選不聽遷起居郎時京方居外鎮帝未有意用之洵武言陛下乃神宗子韓忠彥琦之子先帝行新法琦嘗論其非今忠彥爲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彥能繼父志而陛下反不能必欲繼志述事非相蔡京不可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圖

如史記年表旁列七重別爲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爲一重左序助紹述者以京爲首執政中惟溫益一人其餘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選之屬不過三四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以百數帝出以示曾布而揭去爲首姓名布請之帝以京對曰朕因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所見異臣安敢豫明日改付溫益欣然奉行於是決意相京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修哲宗實錄遷吏部侍郎疏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省臺寺監之職易其空名今在選七階自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爲河東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司錄參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知大名府元城縣充濮州教授者殺亂紛錯莫甚於此謂宜造爲新名因而制祿詔悉更之遷刑部尚書又

請初出官人兼用刑法試俾知爲吏之方崇寧三年拜右丞中書侍郎坐妖人張懷素連婚黨與出知隨州奉祠復端明殿學士歷遷保大軍節度使未幾知樞密五谿蠻擾邊令倣陝西弓箭手募邊民習知溪洞險易者所司教以戰陣勸以耕牧得勝兵萬人以鎮撫之遷特進少保封莘國公死鄧氏自縊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二蔡尤甚京之敗亂天下禍源皆自是起焉崔公度字伯易高郵人口吃不能劇談而內絕敏誓一閱不忘用父任補三班差使益閉戶讀書歐陽修得其所作感山賦以示韓琦上之英宗命付史館改和州防禦推官王安石當國獻熙寧稽古一法百利論安石握手延譽名對延和殿進光祿丞知陽武縣故事當拜尹庭下公度疑尹辱已詣安石訴乃使鄧綰薦爲監察御史未幾遷崇文校書刪定三司令式誦言京官

謁尹非宜安石爲下編勅所更其制加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公度本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權貴晝夜造請雖黜厠見之不以爲辱嘗從安石之後執其帶尾故以爲有斥以袍拭之見者皆笑紹聖間歷兵禮二部郎中直龍圖閣知穎州宣通四州而死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少受學安石登進士爲定遠尉秀州判官熙寧二年孫覺薦名至京謁諫官李常問君從東南來民謂曹苗法何如對曰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北事是事願勿爲此言定竟往謁安石曰定但知据實而言不知京師不許安石大喜謂曰君行且見上蓋爲道之立薦對如舊言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皆不聽卽命知諫院宰相言故事無選人卽除諫官者遂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孫頌李大臨

封還制書皆罷去御史陳薦疏定頃爲涇縣傅聞生母仇氏死匿不爲服詔下江淮運使問狀奏云定嘗以父年老求歸侍養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辯言實不知爲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養解官曾公亮請追行服安石不許改爲崇政殿說書御史林旦薛昌朝言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勅講之地章六七上併論安石於是旦昌朝并罷定亦不自安乞解職以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俄直舍人院通判太常寺以集賢殿修撰知明州元豐初召拜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進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因裏行何正臣搆蘇軾知湖州謝表語以爲侮慢定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逮赴臺獄窮治會赦竄黃州俄請復六案糾察之職并諸路監司皆得鈞考從之書出東方太史言有兵變帝命宦者視衛士飲食定言一飯不足市恩

適起小人心乃止武議廢明堂祀帝以訪定言祖宗以來未
之有改誰爲此言願治其妄遷翰林學士坐論府界養馬事失
實罷知河陽留守南京召爲戶部侍郎哲宗初以龍圖閣學士
知青州移江寧言者爭暴其前遷謫居滁州死何正臣字君
表新淦人九歲舉童子出身復中第元豐中蔡確薦爲御史
裏行因論蘇軾得五品服領三班院合正御史專六察正臣言
幸得備言路以激濁揚清爲職不宜兼治他務神宗善之爲悉
罷御史兼局加直集賢院擢侍御史知雜事命治韓存寶討漁
夷無功坐以逗撓誅之還除寶文閣待制知審官東院進吏部
侍郎正臣嫚於奉職銓擬多抵牾敗刑部侍郎出知潭興宜州
而死

鄧潤甫字溫伯建昌人初以字行第進士爲上饒尉調武昌令

熙寧中王安石以潤甫爲編修中書戶房事神宗覽其文除集
賢校理直舍人院改知諫院知制誥同鄧綰張璪治鄧俠猷深
致其文入馮京王安國丁諷王堯臣畢繼御史中丞上疏言向
者陛下登用賢雋更易百度士徃於見聞蔽於俗學起而競
非之故始焉排斥異論以圖治功然言路反爲壅抑疑議百出
論卹民力則疑其違道干譽論補法度則疑其同乎流俗論斥
人物則疑其訐以爲直故敢言之氣日以挫而天下事變有不
得盡聞其勢當爾今法度已就緒宜有以來天下論議淫辭詖
行自當屏棄如此則善言不伏而大治可幾也李憲措置熙河
邊事潤甫率其屬周尹蔡承禧彭汝礪等切諫畧云自唐用楊
思勗魚朝恩程元振吐突承瓘爲將有功則負勢驕恣陵轢公
卿無功則挫損國威爲四國笑今復使憲將兵功之成否未敢

預料然以往事監之。陛下仁聖神武，駕御豪傑，勤可使，國史書中。人將兵，自陛下始。後世沿襲視以爲常，進用其徒以握兵柄，天下之患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不聽。又言熙寧著令，前代帝王陵寢禁絕樵采，越郊祀則勅使致祭，德意遠矣。今典利之臣不顧大體，許民耕墾唐昭陵以下，悉見侵刈，功伐喬木無有寸遺。願細創議之人一切如令，從之。遷翰林學士，因治相州獄與開封府同蔡確陷之落職。歷知成都，召復翰林，兼掌皇子閣。屢記哲宗立，詔勅咸倚一夕草制二十二，進承旨，預修神宗實錄。母喪終制，爲吏部尚書。梁燾論其草蔡確制妄稱有定策功，出知亳州。閱歲復召爲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請郡。知蔡州，移永興。軍紹聖初，召爲兵部尚書。哲宗親政，首陳紹述，拜尚書左丞。章惇議重謫呂大防、劉摯，謂甫不以爲然。曰：「俟見上當力爭，無何。」

恭卒年六十八輟視朝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安惠

帝嘗字信道慈谿人試禮部第一調臨海尉民使酒晉逐後母
直命斬其人不復自起斬之投効去安石當國聞而異之御
史張商英亦稱其材用爲審官院簿使熙河括田有績還授奉
禮郎命逮鄭俠遇諸陳搜得所錄名臣諫草及親朋書悉按姓
名治之擢太子中允提舉兩浙常平元豐初權監察御史裏行
太學官受賂事聞奉詔驗治凡辭語微及者輒株連考竟以多
爲功加集賢校理効蘇軾詩歌訕議時事又言王詵輩公爲朋
比如盛僑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
畧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覺其言過
但貶試說光等金未幾同修起居注改知諫院知進雜御史
判司農寺超拜給事中權直學士院踰月爲御史中丞建言臺

省凡奏鈔法但置籍錄其事目而尚書省違法不錄竄奏大臣欺罔及尚書省往取臺中受事籍驗之亦無錄目竄述雜他文皆送省校定執政復發其欺及前在翰林受厨錢越法三省以聞事下大理吳處厚駁爲自盜帝曰竄自盜爲賊情輕而法重詐爲錄目情重而法輕身爲執法而詐矣若足安可置也命追兩秩勒停初竄在臺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又比歲起獄好以疑似排抵士夫雖坐微罪輒加廢斥至是遠近稱快十餘年始復通直郎崇寧初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使知荆南與董必擅起邊事一切詐誕妄云蠻人欺附其實不然陞直龍圖閣進待制暴卒董必字子彊南陵人嘗謁安石金陵質諸經疑義爲所稱許登進士提舉湖南常平章惇方陷衆君子必乘機劾孔平仲無辜繫訊死者甚衆惇與蔡卞將大誅流人道

呂升卿往廣東必往廣西察訪哲宗止之曰朕遵祖宗遺訓未嘗敢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所至猶以慘刻按脅立威爲五書歸奏除工部員外郎舍人郭知章封還詞命詔以付趙挺之給事陳次升復封駁不下於是訟二人爲元祐黨必坐不當訟言官出知江州改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河北刑獄名爲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代舒亶知荆南乃城通道等六砦置靖州折博市易且移飛山營戍公私煩擾荆人病之進非賢殿修撰顯謨閣待制卒

崔台符字平叔蒲陰人中明法科爲大理詳斷官校試殿帷仁宗賜以蠶美二字尋判大理寺王安石定按問欲舉法舉朝以爲非台符獨舉手加額曰數百年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已用知審刑院判少府監判右諫議大夫遷大理卿時中

官石得一以皇城真遷爲獄台符與少卿楊汲迎伺其意所在
置獄以鍛鍊笞掠成之都人惴栗至不敢偶語數年間置文法
者且萬人遷刑部侍郎光祿大夫改刑戶二部侍郎以贊文閣
待制知廬州汲踵爲大理卿歷徐襄越三州紹聖中復爲戶部
侍郎元祐初御史林旦上官均發二人之惡出台符知潞州汲
黃州又貶秩徙相州卒舊制武臣至內殿崇班始得陞台符提
文吏州判許蔭事例請自供奉官卽用蔭從之

王子韶字聖美太原人未冠登第王安石引入條例司權監察
御史裏行出按明州苗振獄迎安石意逮祖無擇陷入獄文中
丞呂公著等論新法一臺盡罷子韶出知上元遷湖南運判張
商英劾其不葬父母貶知高郵由司農丞提舉兩浙常平入對
神宗與論字學留於資善堂修定說文擢禮部改庫部員外郎

專務交結要人子弟得除吏部郎中至太常少卿元祐初劉安世言熙寧中好進者有十鎖之日子韶爲衙內鎖繒紳所共鄙豈宜汚禮樂之任改衛尉卿安世復言七寺正卿班少卿上因彈擊而獲起還是啓僥倖也乃山知滄州入爲祕書少監御下素苛適作遣使軍吏刃傷子韶及其子徙濟州復建言紹述召進祕書監拜集賢修撰知明州以死

謝景溫字師直絳之子登進士通判汝莫二州轉江東運判興宣城百丈圩議罪復降通判改知漣水軍神宗初知諫院邵亢直前事徙真州提點江西刑獄歷京西淮南轉運使以未得仕中朝結好王安石妹嫁安禮爲婦得驟擢侍御史知雜事希意劾蘇軾以憂歸蜀乘舟商販事下六路捕逮詰工水師窮究其事訖無一實又順安石指特于上前辨論李定不持母服已而

事下臺詰難違衆議始云定當進服坐言薛向不當得侍從王
韶違奏誣罔寢失安石意猶以嘗助已改直史館兼侍讀不敢
拜出知鄧州進陝西都轉運使以不奉司農約束改知鄧襄漢
三州加直龍圖閣判將作監轉右諫議大夫知潭州協力助章
惇開五溪論功拜禮部侍郎出知應天府瀛州妖婦李氏自稱
事九仙聖母能與人通語言談禍福景溫禮餉甚厚遣十兵挈
之入京縱子慥與交往補李氏壻爲小吏使出入官府崇大聲
勢嬖妾之弟嘗醉毆市人政無可稱又進寶文閣直學士知開
封府元祐更化中丞劉摯言其材非撥煩司諫王覲謂宜加譴
罷知蔡州復權刑部尚書劉安世再論改知鄆州歷承興軍章
惇爲相用其言罪元祐大臣改先帝之政及西夏人偃蹇終未
順命宜罷分畫以馬跡所至爲境徙知河陽卒年七十七

黃履字安中邵武人太學登第調南京法曹歷高審廣平二宮
教授館閣校勘同知禮院擢監察御史裏行兼崇政殿說書知
諫院神宗問天地合祭是非對曰古制冬至祭天圓丘夏至祭
地方澤合祭之非誠所當正然以今日禮文之失非獨此也願
敕有司損益羣祀正爲一代之制詔置局詳定卽命董之北郊
之議遂定進同修注知制誥修國史母憂服除上聞閭中患苦
鹽法謂履自閩來特以爲決腹陳其法甚便遂不復革鄉論鄩
之遷御史中丞時大臣多因細故罰金侍郎以下不許獨對御
史輒思言事有旨詰所自來履皆言之素與權臣交接每章惇
蔡確有所嫌惡則使邢恕道風旨於履卽排擊之遂論呂大防
劉摯梁燾垂簾時事司馬光變更先朝已行之法乞明正典刑
劉安世發其罪出知越州坐舉御史不當降天章閣待制歷舒

洪蘇鄂青五州江寧應天穎昌三府紹聖初更謂有定策功入
爲翰林學士先時北郊之論雖定猶不果行履又建言陽履陰
消各因其時上則下方各順其體是以聖人因天祀天因地祀
地三代至漢其儀不易及王莽詔事元后遂躋地與天同席歷
世襲行不能全革逮神宗考古揆今以正大典禮有意於茲今
永先志當在陛下哲宗以前章惇謂北郊止可謂之社履言郊
者交於神明之義天子祭天地皆稱郊故詩序云郊祀天地若
夫社者土神而已上乃可之遂定郊議拜尚書右丞以數鄒浩
罷知亳州徽宗立召爲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復拜右丞加大學
士提舉中太一宮卒

來之邵字祖德開封咸平人登進士由潞州司理參軍爲刑部
詳斷官元豐中改大理評事黃履薦爲監察御史未幾坐買倡

女爲妾左遷將作丞哲宗卽位歷遷殿中侍御史之邵資性姦
諂與楊畏合攻蘇頌稽留賈易知蘇州之命罷之又論梁燾緣
劉摯親黨致位丞弼范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
卿紹聖初國事大變之邵逆探時指首先劾呂大防惇旣相擢
爲侍御史請加王安石美諡疏司馬光等呼道逆理典刑未正
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使行誅戮其阿恣無憚
如此進刑部侍郎二子皆娶陽翟富民蓋氏反誣其子漸非蓋
氏子以規其貲張商英論之出知蔡州死

楊畏字子安遂寧人徙洛陽幼孤力學事母繼進士調成紀簿
鄆州教授以所著書尊安石之學以爲得聖人之意除西京國
子教授舒亶薦爲監察御史裏行辨亶盜學士院厨錢可謂之
失未可謂之故亶罷畏左遷宗正丞出提點夔州路刑獄元祐

初請祠歸洛輒恐得罪司馬光常曰畏官夔陝雖深山羣獫狁朝廷用光皆相賀至光卒復肆謗曰使光若知道更是舉楚稷契以不知道故於政事未盡善也素能陽以陰排以是呂大防劉摯俱善之名爲工部員外郎除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初助大防攻摯言其十事罷之畏意蘇轍當爲相極意附轍宜仁后召范純仁於外畏卽攻純仁知轍不得相復上疏詆轍其傾危反覆如此百僚莫不側目遷侍御史太后崩大防爲山陵使在外首謀叛之輒於上前稱述熙豐政事安石學術并諸人行義各爲品題哲宗信之薦章惇呂惠卿可大任覆考李清臣所取士凡主元祐者悉下之拔畢漸第一惇遂入相遣所親陰結之曰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首爲相公開路惇至徙吏部侍郎引以自助又陰附清臣安燾二人與惇不合惇覺其情曾布蔡

下陳其平日所爲遂以寶文閣待制出知真定府天下言其無耻已極月爲楊三變尋落職知虢州入黨籍復集賢修撰移鄧襄鄧三州荆南府復論列落職主觀崇禧觀蔡京爲相遣子姪以論蘇轍不可大用等章自明又因薛昂致言遂出黨籍政和二年冀復大用乘洛人詣闕請封禪嵩山上疏千餘言極其諛佞方治行得疾死畏才辨縱橫多閹閹術與邢恕締交其好進亦同然恕踈而多失畏謀必中其究俱爲縉紳極禍

邢恕字和叔鄭人陽武人天資反覆行險冒進大類戰國縱橫氣習出入司馬光呂公著之門登進士補永安簿公著薦爲崇文院校書王安石亦愛之使養晦待用恕不能從語其子雱新法不便安石怒出知延陵縣廢不復調浮沉陝洛間吳充復薦爲館閣校勘歷史館檢討著作佐郎蔡確爲相盡逐充所用人

恕深懼及神宗見其送文彥博詩有稱確言進職方員外郎確亦揣帝有復用光公著意恕乃其門下客亟結納之恕更深相附託爲確畫策收召名士更革朝政自是如素交然會帝不豫恕與確密謀語宣仁后姪公繪公紀曰家有白桃著華道書可療上疾邀與歸視之至則執其手曰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冲幼宜早有定論雍與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急趨出恕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珪表裏導確陽入問疾鉤致珪語使開封尹蔡京伏劾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猶自謂有定策功冀傳播其語哲宗立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爲公繪具奏乞尊崇朱太妃爲高氏異日計后詰問公繪汝素不識字誰爲此公繪不敢隱遂黜恕知隨州改

河陽愬既久斥內蓄憤怒間道謁確於鄆緒成前惡紹司馬康
手書持以取信會確得罪愬亦責監永州酒稅紹聖初擢寶文
閣待制知常州惇下得政將禍元祐諸臣引愬自助召爲刑部
侍郎遷吏部尚書兼侍讀改御史中丞誣宣仁有廢立謀誅高
遵裕之子士京追訟其父在日珪令其兄士充來謀立雍王燾
裕叱之又教蔡懋上文及甫私牘爲吏詞歷詆梁燾劉摯陰圖
不軌且加光公著以凶惇名將悉陷諸人於族以無所得方已
恕內懷猜憎外持正論嘗於經筵讀仁宗寶訓至諭輔臣人君
當修舉政事則日月薄食星文變見爲不足慮愬言仁宗之論
雖合於荀卿書然自古帝王孰肯自謂不修政事者如此則天
變遂廢矣帝嘉納之愬數得召對惇恐其大用忌之愬亦揣帝
稍薄惇屢白其短竟爲惇所陷出知汝州未幾徙應天惇復據

其過移知南安軍徽宗初言者論其矯誣責少府少監分司西
京居均州蔡京當國起爲郎延經畧安撫使旋改涇原擢龍圖
閣學士乞築蕭關采其里人許彥圭車戰法爲淺攻計又欲使
熙河造船直抵興靈以空夏國巢穴其謀皆迂誕迎使李復言
不可用帝亦燭其妄京力主之已而夏人寇鎮戎欲趨渭州警
奏日至京懼徙怒太原連徙永興頴昌真定尋奪職久之復願
謫開待制死建炎元年追貶常德軍節度副使子倬爲司農
丞靖康初至少卿奉詔館金國使時肅王使幹离不軍爲所質
踰月不遣有都管趙倫燕人也性猾偷懼不得歸詐以情告倬
曰金國有余覩金吾者領契丹精銳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
之以圖二酋倬以聞大臣信之卽爲賜余覩詔書授倫納衣領
中厚與金帛倫得歸獻其書黏罕大怒復提兵南下倬時出知

岳州削籍停官其父子禍及社稷如此

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人上舍及第調成都教授召對擢監察御史哲宗初政許察官官事諫議孫覺請汰其不可者詔劉摯推擇罷惇爲利路運判歷夔州湖北江東三路紹聖初召爲國子司業三遷諫議大夫同文獄起與蔡京雜治肆其忤心上言光擊燕大防等交通陳衍之徒變先帝成法懼陛下下一日親政必有欺君之誅乃密爲傾搖之計踈隔兩宮斥隨龍內侍以去陛下之腹心廢顧命大臣以剪陛下之羽翼縱釋先帝之所罪收用先帝之所棄無君擅事大逆不道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耳帝爲誅衍錮摯子孫遷惇御史中丞助立劉后當其受冊百官仗衛陳于大庭惇巍立班中倡言天氣清晏今日之事上當天心下合人望朝士皆笑其姦佞

鞠部浩事檄廣東運使鍾正甫攝治于新州士大夫千里會集踵蹙序辰初議閱訴理書牘被禍者七八百人天下怨疾爲二蔡二惇之誼徽宗惡之浩還朝惇言若復用浩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言之何爲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確請曰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詿惑主聰規聘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乃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潤州尋放歸川京爲相復拜工部侍郎兵部尚書崇寧初同知樞密院事死追貶單州團練副使子郊邦後坐誅流其祀遂絕

蹇周輔字喈翁雙流人少與范鎮何郊爲布衣交以特奏名知宜賓石門二縣通判安肅軍爲御史臺推直官善於鉤索微隱用智訊鞠悉得其情嘗有詔獄事連掖廷掌寶侍史他司不能決周輔度不可迫速奏請以要辭示主者詰服之時以爲知體

擢開封推官山爲淮南運副盜廖恩聚黨閭中多害兵吏改福
建轉運使護諸將致討恩遂降元豐初循唐制歸百司獄于大
理寺選爲少卿遷三司度支副使變湖南鹽法請運廣鹽分鬻
都全道州又以淮鹽增配潭衡諸郡湘中民愁困法旣行遂領
於度支加集賢殿修撰爲河北都轉運使進寶文閣待制召爲
刑戶二部侍郎知開封府元祐初言者暴其掊克欺誕負公擾
民罷知利與廬州而死子序辰字授之登第以泗州推官提
舉江西常平繼父行鹽法累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右司諫哲
宗改司封員外郎以父子稔惡降廬州判官起知楚州提點江
東刑獄紹聖中遷左司員外進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言
朝廷旣正元祐黨人姦惡其章牘事狀施行文書若不彙緝藏
之歲久必致淪棄願還官編類人爲一帙永示鑒戒遂命與徐

鐸編類摭拾附著纖悉不遺由是縉紳之禍無得脫者遷禮部尚書以奉使遼國無狀黜知黃州升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徽宗立中書言前罪惡除名放歸蔡京爲相復拜刑禮二部侍郎翰林學士進承旨又以罪黜知汝州徙蘇州坐縱部民盜鑄錢謫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以死徐鐸字振文莆田人熙寧進士第一簽書鎮東判官紹聖末以給事中直學士院凡一時同僚不肯書牘者輒命代行之遷禮部侍郎貢院獲舉人挾書府尹蔣之奇當以徒鐸初爭不可及章惇怒輒不敢言衆傳爲笑徽宗立以龍圖閣待制知青州豐稷論其罪不在序辰下詔落職知湖州崇寧中拜禮吏二部尚書遂死

賈易字明叔無爲人七歲而孤母彭氏紡績教育登甲科調常州司法參軍元祐初爲太常丞兵部員外郎遷左司諫與呂陶

爭張舜民事劾陶黨附蘇軾併及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其訐
出知懷州徙廣德軍歷殿中侍御史劾彥博至和建儲之議爲
不然彥博不自安解平章而去中丞蘇轍引嫌求避易改度支
員外郎復侍御史上言天下大勢可畏者五上下相蒙而毀譽
不得其真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責經費不充而生財不得
其道人材廢闕而教養不以其方刑賞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
其言若似切直皆掇拾老生常談志在抵阨時事無他奇畫蘇
軾守杭訴浙西水潦甚苦易論其姑息遷譽乞加考實詔下給
事范祖禹封還之謂宜闊畧不問以活百姓易遂言軾頃在揚
州題詩以奉先帝遺詔爲聞好語草吕大防制引周厲王詩民
亦勞止以比熙寧元豐之政轍先應制科試文繆不應格幸而
黜進且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議者由是薄易出知宣州累謫

保靜軍行軍司馬鄧州安置徽宗名爲太常少卿進右諫議大夫陳次升論其爲曾布客以寶文閣待制知鄧州入黨籍死

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登進士調連州司理參軍知穰縣時方興水利提舉調民鑿馬渡港敦逸以爲利不補害免役夫十六萬全舊田三千六百頃徙知弋陽寶豐銅冶役卒困於誘畧有致死者敦逸推見本末縱還鄉者數百人稍遷梓州路運判元祐六年召爲監察御史偕同僚黃慶基指摘蘇軾制詞與弟轍相爲表裏紊亂朝政呂大防明其非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彊兵鞭撻不庭一時羣臣將順太過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揀改蓋事理當然爾卽如漢昭之嗣武帝博采衆議多罷昔之所行章帝亦改孝明之苛察當時未有以爲謗毀先烈者至如本朝真宗弛放逋欠以厚民財仁

宗罷修官觀以息民力。皆因時制宜。以補先朝闕政。亦未聞士大夫指爲謗毀。特以近來言官多中傷善人。兼欲動搖朝廷。意極不善。輒復奏辨。臣作取軾所撰呂惠卿告觀之。其言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此語豈是謗毀臣聞先帝末言亦自深悔已行之事。元祐改更。蓋追述先帝美意而已。䟽上。宣仁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皇帝宜深知。於是敦逸慶基並罷。山敦逸湖州運判。改知臨江軍。紹聖初。因劉拯訟復除御史。又論常安民二蘇之黨。凡議論主元祐者輒斥去之。遷殿中侍御史。進左司諫。瑤華祕獄成。詔詣掖庭錄問敦逸。察知冤狀。握筆不忍背却。隨從傍脅之。乃不敢異獄。既上於心。終不安。幾兩旬。竟上䟽畧曰。瑤華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陰翳。人咸流涕。是天人不欲廢之也。臣嘗

閱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哲宗讀之怒。蔡卞欲加重貶。章惇曾布曰。陛下以皇城獄出于近習。故使臺端錄問。取信中外。今謫敦逸。何以解天下後世之謗。哲宗意解。明年坐奏對不實。出知興國軍。徙江州。徽宗加直龍圖閣。知荆南。召爲左諫議大夫。遷戶部侍郎死。劉拯字彥修。南陵人。及第。調知常熟。人稱善政。元豐中爲監察御史。歷江東淮西轉運判官。提點廣西刑獄。紹聖初復爲御史。專言司馬光蘇軾范祖禹黃庭堅秦觀京易實錄所言誣毀先烈。軾貪鄙狂悖。無事君之義。罪當抵死。先帝赦之。致以愆忿。形於詔誥。醜詆厚誣。策試館職。至及王莽曹操之事。傳之四方。寒心扼腕。願正其罪。以示天下。時諸臣皆已貶謫。拯猶未愜。遂重責之。天下以爲免得進。右正言遷給事中。徽宗立。欽聖臨朝。當欽慈后葬。大臣飲用妃禮。從拯言。毋以子貴。改園。

陵爲山陵又言門下侍郎韓忠彥貴戚不可開預政之漸帝疑其阿私觀望出知濠州加贊文閣待制改廣州召爲吏部侍郎以欽慈事有功褒進戶部尚書官月賦所入不足償所出蔡京怒京又欲編次元祐姦黨拯言今日指前人爲黨安知後人不以今人爲黨不若定爲三等某事爲上某事爲中某事爲下而不斥其名氏京不樂徙兵部旋罷知蘄州徙澗州張商英入相召改吏部尚書拯時已昏瞶吏乘爲姦出知同州商英去御史洪彥昇劾之削職提舉洞霄宮死

郭知章字明叔吉州龍泉人第進士從劉彝廣西幕府知浮梁分寧二縣以憂免轉知海陵二州提點梓州路刑獄鄭雍顧臨薦爲監察御史哲宗親政迎合時好請用淳化天禧故事增廣諫員言諫官視館職尤急然館職常足諫官常不足則是緩其

所當急也又比歲選授監司多由寺監丞不過知縣資序外官
莫重於部使者豈宜輕用若是宜稍限以節如轉運判官擇實
任通判者提點刑獄擇責任郡守者然後攷其治理簡拔用之
又言自大河東北流生靈被害今水之趨東者已不可遏順而
導之閉北而行東其利百倍遷殿中侍御史言先帝開地進壤
策建四砦據高臨下控扼西戎元祐用事者委而棄之願加計
議顯刑黜罰神宗實錄被誣請貶治呂大防等先朝既策進士
卽廢制科近年復置誠無所補又請復元豐役法事皆施用進
左司員外郎改左司諫嘗言爵祿慶賞以勸天下之善刑罰誅
戮以懲天下之惡願無假借大臣使行私恩快私忿忠於陛下
者必見忌大臣黨於大臣者必上負陛下惟明主裁察俄權工
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爲進報聘使進蕭德崇爲夏人請還河西

地對曰夏人累犯邊法當致討以北朝勸和之故務爲優容彼若恭順如初當自有恩吉非使人所能預知也歸未至坐主導河東流敗集賢殿修撰山知和州徽宗立起知太原府召拜刑部尚書知開封府翰林學士言者又論河事罷知鄆州旋入黨籍復顯謨閣直學士卒

錢通字德循浦江人登進士調洪州推官爲校書郎通判越州徽宗立擢侍御史豐稷論其回邪不可任出提舉湖北常平崇寧初召爲都官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劾曾布援元祐姦黨榜紹聖忠賢布去復爲侍御史進中丞與御史石豫左膚言元祐皇后得罪先帝昭告宗廟天下莫不知哲宗上賓太母聽政韓忠彥等盡欲變紹聖之事以逞私欲因布衣何文正狂言復還廢號掠美市恩當時物議洶洶乃至疎退小臣如昌州推官馮濟

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天下從可知矣今朝廷已貶削忠彥等其一切誤恩已非所安宜蚤正厥事斷以大義無牽於流俗以累聖朝執政蔡京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主之孟后復廢時元符皇后名位未正冊爲崇恩太后遷豫州侍御史解亦得名對除鴻臚寺簿蔡京謀取青唐通助成其議會籍元祐黨通以爲多漏略給事劉達駿之左轉戶部侍郎俄遷工部尚書兼侍讀踰年以樞密直學士知頴昌府言者疏其罪黜知滁州稍徙宣州復爲工部尚書舉解自代謂其趣操端勁古人與稽言者又疏適罪奪職久之改述古殿直學士方臘陷婺州遁奔蘭溪爲賊所殺豫寧陵人府廬州人與解俱進士皆以安惇薦爲監察御史同鞠鄒浩獄文致重止欲致之死俄豫論邊事徵宗以其言無倫理且辱國出爲淮南運判陳瓘追論豫羅織降通

判亳州崇寧元年召拜殿中侍御史至中丞諸劄去景靈宮彥博光公著大防純仁摯百祿熹巖叟以下繪像旣而論罷軍器監蔡碩碩訟豫平生交通狀山知陳州徙鄧州過闕留爲工部侍郎進戶部侍郎兼侍讀以調度不繼降秩庸亦累官至戶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河南改承典軍未幾皆死 澥字長源普州安岳人父山熙寧末爲祕書丞通判梓州終祠部郎中澥靖康元年官左諫議大夫議論專主熙豐紹聖排郝浩楊時奏罷李綱宣撫兩河除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副親王爲報謝使留金營三日歸權門下侍郎欽宗詣金營澥復扈從及邦昌僭位與澥有舊取之以歸高宗爲大元帥澥以康邸舊臣爲奉迎總領迎駕儀物使建炎初除資政殿學士知漳州府以嘗汙僞命奪職已而復官致仕卒

吳執中字子權松溪人登嘉祐進

官州縣餘三十年蔡京

引東羽人劉炳與弟煥以通律呂爲大司樂遷給事中錢唐人
強淵明與兄浚明及蔡居厚宋喬年父子皆爲死友淵明立元
祐黨籍分三等定罪升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居厚奏神宗立法
曠古絕擬雖符祐之黨力起相軋終不能奪者出於人心義理
之所在也擢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執中始提舉河南常平運徙
河東淮南江東轉運判官提點廣東刑獄入爲吏部右司郎中
大觀初擢兵部侍郎得志後寢爲崖異劾劉炳宋喬年皆京客
也帝亦惡京專懷信其不阿嘗許以相位時邊帥辟置多不以
公執中私所善張康國請隨闕選用定爲格式京心忌之復引
執中爲御史中丞康國陰告曰是乃爲逐臣地耳已而京果去
徽帝怒黜執中知滁州徙越州改奉祠起集賢殿修撰知揚州

加顯謨閣待制知河南過都復拜中丞帝以星變逐京執中謂
進退大臣當全體貌於是得不重貶遷禮部尚書郭天信敗降
待制奪職死于家 康國字賓老揚州人初知雍丘京初復顧
役法與參詳利害使提舉兩浙常平行之名爲吏部并左司員
外郎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進承旨又進尚書左丞以預編彙元
祐章奏故汲引之至是以暴疾卒時謂京置毒贈開府儀同三
司諡文簡兄康伯亦爲學士仕終吏部尚書

管師仁字元善吳材字聖取皆龍泉人第進士師仁爲廣親睦
親宅教授通判澧州知建昌軍蔡京擢爲右正言左司諫材先
任咸平尉知江都入爲太學博士亦以薦擢左司諫首論純仁
與二蘇朋附黨與不宜復其職吏部員外晁補之乃軾門下士
不宜在朝廷程之元爲軾心腹不宜亞九卿張舜民猖狂無所

顧忌不宜處從臣議論與師仁略同材又受曾布指與王能甫疏論韓忠彥在元符末變神考之良法逐神考之人材忠彥坐罷師仁歷遷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至資政殿學士佑神親使卒材進起居郎遷給事中吏部侍郎出知光州趙挺之作相名拜工部侍郎卒二人皆鷙忍疾視善類而材所排逐尤多

許敦仁興化人登進士爲校書郎蔡京以州里故擢監察御史遷右正言起居郎倚爲腹心凡所建請悉受京肯言元符之末姦臣川事內外制詔類多誣實乞自今以前委中書舍人或著作局討論刪正又請凡遇車駕行幸起居郎舍人悉從扈蹕遷殿中監拜御史中丞上章請五日一朝上以其言乖忤肝鬲治之意命罰金仍左遷兵部侍郎與朱諤言欲逐之而京庇之甚力靖康中呂好問論貶之後二年死

冊曰耳目貫通言乃元氣三變于斯反成忌諱吁嗟四海
爲之鼎沸

弘簡錄卷一百五十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十一

鄭穀

附馮康國

王庭秀

劉珏

章誼

陳公輔

衛膚敏

張守

廖剛

劉一止

從弟辛炳

鄧肅

沈與求

何鑄

鄭穀字致剛建州人登政和進士以信陽尉召爲御史臺主簿
謁見康王于濟州卽位擢監察御史歷右司諫至諫議大夫高
宗至杭穀首言倉卒南渡一時臺省寺監百司庶職獲濟者鮮
乞令守臣體訪凡境內寄居待闕官覩京朝外官悉以上聞簡
拔任使庶幾速得賢才以濟艱厄上從之未幾苗劉逆亂穀庭

立而折二凶。退見朱勝非言逆賊凶險熾甚。非請外援。無可爲者。遂拜御史中丞。時苗劉肆行殺戮。言軍法便宜。止于所轄軍伍。至於黃門宦者。招權納賂。竊寵貪暴。當聞之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所以昭尊君之禮。而全臣子忠義之節。不聽傳等。日至都堂。侵紊機政。差除行遣。多出其意。鼓奏都堂。國論所出。非庶臣得預望。賜戒勅二三大臣。以公心維持綱紀。庶幾與國同休。共享天下安榮之福。朝廷頒示其章。傳等雖怒。然自是少戢。俄勤王兵大集。鼓遣所親。謝繼變姓名爲賈人。徒步如平江。見張浚。具言城中大事。當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三宮。會浚亦遣門下客馮康國入說傳等。因與宰相朱勝非議。今日朝廷淵聖尚在。當以辟聖皇帝爲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少主爲皇太姪。太后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鼓

與御史王庭秀上疏力爭。太后召穀與宰執同對。簾前諭以今
所議不過欲令皇帝總領兵馬。故以爲名。爾無他也。穀奏人君
位號豈容擅改。聞之天下竊恐懷疑。誰不解體。雖前世分裂亂
極之時。未有旬日之間。變易兩君。亦未有一旦改兩朝位號者。
願罷昨所擬詔。不可宣布。勝非與執政顏岐王孝迪路允迪共
出朱炳等所上書以示左丞張洎。亦謂事勢若此。豈爭此名位。
耶。遂罷穀言職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復辟進叅知
政事。方百日而卒。上甚悼之。謂喪元子不如痛穀。康國字元
通。本名輶。遂寧府人。爲太學生。素負氣節。方浚念朝中事欲得
辯士往說輶。乃慷慨請行。至杭說傅等曰。自古宦官亂政。根株
相連。纔及誅鋤。必然受禍。今二公爲國之心盛。一旦除莫大之
患。其功甚鉅。天下蒙福。但主上春秋鼎盛。天下不聞其過。若遽

傳位襁褓之子。恐反以此負謗天下。傳按劔大怒。輶辭氣不屈。正彥陽爲善論曰。張侍郎意我已知。若欲復辟。必須面議。卽遣歸朝官趙休與輶共招浚至杭。浚復遣輶遺書傳等。開論禍福。輶至臨平。見馬柔吉。告以二公見侍郎書。大怒。昨已發兵出矣。君尚敢來耶。王世修欲拘留輶。會浚謬爲書遺輶云。適有客自杭來。方知二公於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前書之輕易也。傳等見之喜。於是得免。勝非因令與傳等議復啓聖兵馬。大元帥稱皇太弟。皆許諾。又請褒傳等爲功臣。如趙普故事。賜以鐵券。補輶奉議郎。守兵部員外。賜五品服。更今名。尋辟主管川陝宣撫機宜文字。入朝奏事。進兩官。爲荆湖宣諭使。浚罷貶秩二等。復起知萬州。轉湖北運判。浚再相入爲都官員外郎。奏祖宗以來四川正稅重者科折輕。正稅輕者科折重。其權必與稅平。故

無偏重近年監司總漕悉改舊法取數務多失業逃亡皆由於此應從舊法詔下其言令憲司察不如法者又奏保蜀良策非防秋月乞分兵就糧以免陸運之苦兼選守牧治梁洋招集流散耕鑿就緒則漕運可省浚再去位康國乞補外除直顯謨閣知夔州母憂起服撫諭吳玠軍除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卒

王庭秀字頴彥慈谿人少從黃庭堅楊時遊其爲學旁搜遠紹不苟趣時好造詣深遠操持堅正發爲文辭俊邁宏遠政和二年上舍登第歷官州縣李光薦爲御史臺檢法官宣靖間屢有建白發于忠義以言不用乞歸高宗卽位議加褒擢與虞謨並舉拜監察御史上言朝廷威斷當出自人主所遣宣諭官令察州縣刑名有疑慮者申憲司閱實具奏取裁遷殿中侍御史論罷黃潛善賣官售寵俄與鄭汝共爭降位號事出知瑞州正言

呂祉奏危疑之際今日移一言官明日罷一諫職後朝廷有失
事誰敢言者名爲吏部員外轉左司郎中奏比來貪吏爲害州
縣之間豈無廉介自將沉於下僚者宜命五使所至舉廉潔清
修吏民師表者特名來上叅之公議不次升擢以厲士風從之
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與宰相議不合引疾求去進直
祕閣主管崇道觀而歸

劉珪字希范長興人初遊太學以書遺舍人鄭浩曰公始爲博
士論取士之失免所居官在諫省斥官掖之非遠遷嶺表豈逆
計禍福邀後日報哉固欲蹈古人行也今庶政未盡修明百官
未盡忠實從臣繼去豈盡非才言官屢逐豈盡有罪信任踰曩
昔而拱默不言天下之士竊有疑焉浩得書愧謝之登崇寧進
士宣和四年擢監察御史坐言事出知舒州留爲主客員外郎

靖康初議朝謁上皇欲以家人禮見於內庭珪請皇帝設大小
次令環衛士卒侍立於殿西俟上皇御坐宰臣導皇帝升自東
階拜於殿前三衙侍從等官扶持於殿上如命帝坐卽宰執等
退立四隅君尊父親庶幾兩盡從之遷太常少卿討論皇帝受
冊寶故事唐太宗明皇皆親受命未嘗行肅宗卽位於靈武故
遣韋見素就宣政冊之授傳國璽羣臣上尊號至德宗踵行之
後世以爲非議遂寢除中書舍人陳十開端之戒大略言陛下
自初卽位罷御筆止營繕登俊又訕虛誕戢內侍之權開言者
之路命令既當未嘗數改任用旣公率皆稱職賞必視功政必
核實此天下所以指日而望太平比者內降數出三省罕有可
否此開御筆之端教子弟旣有其所又徹而新之祗候班勢若
可緩復亟而成之此開營繕之端河陽付之庸才涇原委之貪

吏此開任川失當之端。花石濫賞。既止復行。馬忠統兵累行累召。此開命令數易之端。三省密院議論各有所見。啓擬各舉所知。持不同不比之說。忘同寅協恭之議。此開大臣不和之端。內帥擅作聖旨。指揮外郡守臣。此開臣下誕謾之端。董局務者。廣辟官屬。侍帷幄者。分爭殿廡。此開內侍恣橫之端。兩省繳奏多命。以次行下。或戒以不得再繳。臺諫言事失當。率責爲遠小監。當此開言路壅塞之端。恤民之詔。視爲空文。多無實德。此開政事失信之端。隨龍第賞。推恩冠帶之工。金兵扣門。進秩禮房之吏。此開爵賞僭濫之端。是十者杜而止之。可以馴致治平。因而循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曆度爲都堂稟議舍人。安扶不肯。嘗行改以命珏。珏言度往年贊童貫伐燕大事。已悞至蔡靖。屢言金人點集度獨謂不應有此。遂不設備。請竄度嶺表。詔于

祠李綱謫揚州扶又持不可珏言綱報國雖勇然銳於用兵聽
用不審致有敗衄昔韓琦敗好水韓絳敗西州皆不免黜責懲
戒固宜亦改予祠侍郎馮澥言珏持兩端爲綱游說罷除宮觀
建炎元年起爲中書舍人勸上早幸金陵言敵尚屯河北萬一
猖獗六飛豈能無警論與汪黃不合潛善兄潛厚除戶部尚書
珏言兄弟不可同居一省帝遣張慤諭旨珏論之如初詔罷潛
厚奉祠遷珏給事中論內使領建承慶院外議籍籍又隆祐太
后內降不由中書願自今營繕悉歸有司中旨皆許執奏則衆
諭息矣遷吏部侍郎同修國史時帝在楊淮甸兵食未備咸倚
降卒爲見兵糴本爲見糧城池未修軍旅多闕置奏言猝有不
虞何以待之已而金果乘虛大入除珏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
久雨求言疏陳消天變收人心數事并荆陝江淮守禦之路願

申詔大臣悉屏細務惟謀守禦自京及荆淮置大帥屯勁兵命沿江各上措畫之方明斥堠設險阻節大府之出廣大農之入檢察戰艦習爲守禦則人心安天意回而大業昌矣遷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扈從隆祐太后如江西奏元祐黨籍及上書廢銅人施行未盡者若常安民張克公乞厚加恩卹從之循信及洪州民修治巡幸道路廷疏言陛下遭時艱難躬履儉約前冬幸淮甸供帳敝舊道路險狹未嘗介意今乃科率民丁急如星火廣市羊豕備造服川使農不得獲民不得休非儉以避難之意金人攻吉州公兵追太后舟至太和縣衛兵皆潰至獨奏太后退保虔州御史張延壽論其罪貴授祕書少監貶知衡州以朝散大夫分司西京卒于梧州年五十

五紹興八年追復龍圖閣學士官其二子有吳興集二十卷

議五卷兩漢蒙求十卷

章誼字宜叟浦城人登崇寧進士歷懷州司法參軍漳州教授
通判杭州遇陳通亂檄聚七縣弓兵以張聲勢賊平加以撫定
人咸德之會苗劉之變人心恟恟帝御樓問今日之事何如賊
黨時希孟欲鼓亂對曰乞問三軍誼越班此日問之何名希孟
爲之却立帝嘉之事定擢倉部員外郎坐貿易祠牒稍遜罷復
起爲駕部員外遷殿中侍御史奏張浚宜撫陝西事任已重處
斷太專當除副貳使之自助諭何果折衝無謀守禦無策乞免
贈官邵青自太平乘舟抵平江所至劫掠誼請於駐蹕之地各
置木單言古者舟師有三等大爲陣腳次爲戰船小爲傳令皆
可爲戰守之備詔淮南三宣撫措置誼又獻戰守四策言此者
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因悞信汪黃斥候不明金人

奄至踰江而東及移蹕建康兵練將勇據長江之險復以呂頤
浩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未至遯海而南不知今年守戰之
策安所從出執政大臣誰能任責者臣謂有江海必資舟楫有
險阻必資防守有兵將必資駕馭有糧餉必資轉輸不可徒爲
將帥自衛之資盜賊侵據之用帝又問保民弭盜遏冠生財之
策對曰去姦貪殘虐之吏則民可保用循良廉平之吏則盜可
弭敵寇未遏以難得折衝之臣財賦未裕以罕得心計之臣此
四者任人而不任法則政治可得而治矣詔集議明堂配享誼
言今國家旣以太祖配天於郊北周之後稷則宜以太宗配帝
於明堂北周之文王自皇祐二年明堂合祭並配祖宗乃一時
變禮至嘉祐七年再行宗祀已悟其非能配享徹地祗之位太
祖已不與祭元豐正祀典悉罷羣祀今宜專祀昊天上帝而以

人言配後不果行。紹興二年，除大理卿，尋權吏部侍郎。乞詔有司編類四選，通知之條，與一司專用之法，兼以前後續降指揮，自成一書。庶銓曹有可守之法，姦吏無舞文之弊。改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奏言：「比修紹興敕令格式，其忠厚之意，本於祖宗綱條之舉，仍於舊貫爲日。既外有司推行，漸見牴牾，欲承疑遵用，則衆聽惑而不孚。欲因事申明，則法屢變而難守。乞詔監司郡守與承用官司參考各據新書闕遺條具以聞。」命官審訂著爲定法。遷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奏言：「漢南北兩屯，唐南北兩衙，皆天子自將之兵。祖宗所置殿班親軍，處禁門之內，亦極天下之選。今日神武兵萃於五軍，多逃亡市井。殿班親軍倚以待衛者，曾無幾何。願陛下酌漢唐南北禁衛之意，修本朝遴選班直之法，選五軍及諸州各爲一衛，合取萬人分爲兩。」

衛則禁衛增嚴王室大兢矣會金遣李永壽王翊來求還劉豫之俘及西北人在東南者又欲盡江以益僞齊時議難之席益當使以母老辭勸誼代已時誼母亦老帝乃自諭誼聞命略無難色戒其家人勿使母知乃加龍圖閣學士充軍前奉表通問使給事孫近副之誼至雲中與粘罕兀室論事不少屈亟諭遣還誼曰萬里銜命必俟得請乃令蕭慶授書併以風聞事責誼詰其所自誼以實告還至南京爲豫所留以計得歸帝嘉勞擢刑部尚書扈從親征還臨安遷戶部尚書言祖宗設官理財內則戶部外則諸路轉運并發運使今川廣荆湖土貢歲輸累年不入王府皆發運失職之故曩因定都汴京置司真潤今駐吳會則當在荆湖南北之間討論置司之地選能臣以充其任尋以疾請郡除知温州歲旱招商增直米價自平移守平江遇臨

幸供億繁夥處之皆當於理召對賜帶笏移蹕建康復爲戶部
尚書奏營田之策言京西湖北淮南東西失業者多如必欲官
給牛種錢糧恐財力不足今三大將各屯一路不若仍均給將
士分令屯種收其餘以省轉輸駕還改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
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兼行官留守提舉亳州明道官卒年六十
一諡忠恪誼寬厚長者在臺言事無慮數十百皆經國濟時之
策兼存大體未嘗挾怨以快已私及爲人報復士論歸之母年
九十二子八人駟駒駟驥駟馳駟

陳公輔字國佐臨海人上舍及第調平江教授以不交朱勔諷
移越州累權應天少尹靖康初除祕書郎言臺諫皆宜和舊人
若唐重師驥乃李邦彥引用謝克家孫覲乃蔡攸引用安能言
宰相大臣之過願擇人臣中朴茂純直能安貧守節不附權倖

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恥稍稍振起矣又言陛下初臨萬機正賴大臣同心合謀今吳敏李綱手張不協已有其跡願論以聖訓務俾一心以安國家太上未還人情疑懼公輔力陳父子之義謂宜遣大臣迎奉欽宗嘉之擢右司諫言孟夏享景靈宮不當如平時曲事宴游又言蔡京父子未行遣必有曲庇之者朱勔罪惡民皆謂其家已族滅豈可許其子隨上皇入京會有指爲李綱之黨公輔因自陳言綱本書生不知軍旅大臣陷往太原必致敗事又言今方復祖宗法度馮澥不宜更論熙豐之政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語觸時宰被斥監合州稅紹興六年改吏部員外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漫無氣節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旣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此皆王安石學術不正害人心術三經字說詆誣聖

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貸一舉而三失臣安敢拜命帝令宰相諭曰朝廷以次遷官非因論事膚敏不肯奉詔居家逾月改忠厚承宣使詔自今后族勿除從官乃拜命黃潛善等忌之會爲省試官舉人何烈對策謬稱臣諫官李處遯劾其鹵莽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洞霄宮三年春召起見帝平江陳所以守長江之策且言臣頃爲陛下三言揚州非駐蹕之地今錢塘亦非帝王之郡願亟還金陵帝善其言歸而得疾力扈蹕至臨安除刑部侍郎未拜謁告就醫卒年四十九贈大中大夫子仲英仲傑仲循張守字子固常州晉陵人家貧無書從人假借過目不忘登崇寧進士又中詞學兼茂科除詳定九城圖志編修官改宣德郎擢監察御史以內艱去建炎初召還上在維揚賜五品服奏防淮渡江利害六事言金人犯淮之路有四宜擇帥守繕兵儲粟

以捍禦之詔宰執大臣專以選將泊兵爲急凡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汪黃等不悅議遣撫諭京城守聞命就道還奏敵必不靖願早圖維上聳然金兵渡淮上幸臨安遷起居郎兼直學士院苗劉事平詔赦皆出其手遷御史中丞論朱勝非不能思患預防致賊猖獗之罪呂頤浩初入相守請舉行司馬光之言併合三省爲一從之時幸建康拜浚川陝宣撫頤浩復議奉上幸武昌爲趨陝之計守持不可曰東南根本若一日遠幸使姦雄生窺伺之心况將士多陝西人自爲歸計非忠於陛下并國家也陳其十害以死爭之上亦以爲難事遂寢久雨頤浩浚謝罪求去守言天時人事至此以極陛下親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措置施設與前無異必俟如維揚之變而後議圖則雖日逐大臣無救於禍今任宰相者雖有勲勞其偉畧不足以幹旋

機務願更擇文武全材海內所共推者親擢而用之除禮部侍郎不拜趙鼎謂言官無他過願陛下無沮其氣乃遷翰林學士知制誥數月改端明殿同簽書樞密院事扈從由海道至永嘉還會稽四年五月拜參知政事以薦汪伯彥沈與求劾其不當罷爲資政殿學士奉洞霄宮祠未幾起知紹興尋改內祠兼侍講力辭轉知福州時公私困弊右司員外張宗臣復請築福建城守奏罷之悉以變易度牒錢百萬餘緡輸行在以助國用又奏劉豫導金入寇諸將獻俘相踵不過兩河山東赤子驅迫而來非其得已宜諭以恩信貸使歸耕願留者聽庶不失救民之意詔問攻戰守備綏懷措置四事守以爲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其餘不足爲道其一措置軍旅謂分兵三路一駐淮東一駐淮西一駐鄂岳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陝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

之勢。則自江而南。可奠而卧也。其二措置軍食。宜舉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其餘錢帛。悉赴行在。錢糧既足。戒飭諸將。不得侵擾州縣。招民復業。較戶口多寡。爲諸州殿最。歲覈實而黜陟之。措置既定。俟至防秋。遣大臣爲之總督。諸路之兵。首尾相應。綏懷之畧。在于是矣。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在閩四年。撫綏彫瘵。蠲除所貸常平錢十五萬引。疾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復召除參知政事。兼樞樞密院事。與張浚力爭。不當遽罷。劉光世兵柄。呂祉不可令撫淮西。必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浚不聽。及鄜瓊變。臺諫交章論浚守又力爲浚解。言陛下始以光世之衆。烏合心不能一。必不爲用。今雖已驗。從而峻罰。臣恐後之繼者。誰肯爲陛下任事哉。又勸上都建康。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

彊敵趙鼎持不可遂求去加資政殿大學士知婺州改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入對上問何策可弭盜賊對曰莫先德政伺其不悛然後加兵行日揭榜郡邑開諭禍福約以期限許之自新不數月盜平徙知紹興入覲請蠲和買罷和緡追還所遣三使括諸路財賦者秦檜方爲月進日憂四方財物不至怒守損國復令奉祠守嘗薦檜於浚至是自咎以爲大誤會謀並建康帥上稱其端人正士且有德望卽以命之至官數月卒諡文清孫抑戶部侍郎

廖剛字用中順昌人少從陳瓘楊時學登崇寧進士自漳州司錄除國子學錄擢監察御史蔡京當國論奏無所避以親老補外出知興化軍欽宗卽位爲右正言父憂除工部員外郎以母疾辭還父子居家俱有信義紹興初盜起官吏悉逃順昌民倚

剛爲命諭從盜者使反業既而他盜復入使者檄剛撫定剛遣
長子選往諭賊亦散去除本路提點刑獄尋召爲吏部員外郎
勸上稽舊制選精銳爲親兵又勸經營建康親擁六師爲固守
計以杜金人窺伺之意遷起居舍人權吏部侍郎兼侍講除給
事中母憂服闋復拜給事中上屯田三說封還章傑知婺州章
僅提舉江東茶鹽詔書並與祠二人皆惇後也歷戶刑二部補
外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日食應詔言建國之卦所以承天
意示大公於天下然而未正儲君之號意將有待臣恐應天之
誠未至何能感格藝祖於上帝左右也誠願布告中外不匿厥
旨異時雖百斯男不復更易天下孰敢不服上讀之聳然卽召
至闕拜御史中丞剛知無不言糾劾先顧大體不肯捃摭細故
首奏經費不充盜賊不息事功未立命令未孚姦邪未去兵驕

官冗數事。又言朔望率羣臣過拜淵聖於禮爲過。惟當益求治理。克蓋前愆。歲時移於內庭。行家人禮足矣。上從之。論奏殿前司強刺民爲兵及大將恃功希恩。驕橫廢法。又乞起舊相有德望者。處以近藩。秦檜聞之。怒曰。是欲寘我何地。改工部尚書鄭億年附檜和議。嘗欲以百口保敵無他。及金人背約。剛面折之。億年去。代者王次翁與何鑄劾剛薦劉昉。陳淵相爲朋比。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明道宮致仕。卒子四人。遲過遂遠仕。皆秉憲節。邦人號爲萬石廖氏。

劉一止字行簡。歸安人。七歲能文。及長博學。無不通。登第爲越州教授。參政李邵薦爲詳定。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初。召試館職。言天下事患在不爲。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在因難而圖事。耳如其不爲。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焉有

是哉高宗稱善除校書郎考試兩浙以科舉方變欲得通時務者擢張九成第一尋遷監察御史上疏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君子雖衆道則易孤小人雖寡勢則易蔓不加察則小人伺隙而入以敗政矣今置講究司未聞有所施行徒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夫所謂失人心者必刑政之苛賦役之刻與好惡不公賞罰不明非是則所失者小人心耳何病焉時數事草創有司惟據吏所省記爲法所欲與則陳與例欲奪則陳奪例與奪在其牙頰並緣爲姦一止請以省記之文刊定頒行庶絕姦吏弄法受財之弊從之踰年而書成秦檜請置修政局一止言所修特簿書獄訟官吏遷降土木營建之務未見所當急如宣王內修外攘者又謂人才進用太速倖門不塞或不由銓選或非軍事而起復宜賜

罷斥又乞選近臣曉財利者倣劉晏法潁江置司以制國用鄉
村置義倉以備水旱增重監司之選後多採用其言遷起居郎
奏事帝語曰卿朕所親擢與光朝張敞李悅相同一止謝因極
陳堂吏宦官蠹政務植私黨無憂國心翌日罷主管崇道觀俄
名爲祠部郎知袁州改浙東提點刑獄祕書少監復入權中書
舍人兼侍講不欲與太府丞莫將同命願併罷不報遷給事中
凡百餘日繳奏徐偉達嘗事張邦昌不當知池州孟忠厚不當
知宣州皆罷廖剛語其僚曰臺中欲有言皆爲劉君先矣用事
者忌之奏其同周葵薦呂廣問迎合李光罷提舉太平觀請老
進敷文閣待制致仕檜死進直學士召至國門以病辭卒年八
十三生平冲澹寡欲每言過舉聽於自然機械不生故方寸自
有樂地爲文不事纖刻制誥坦明有體其草顏魯公孫特命官

制甚偉帝歎賞爲之手書詩自成家呂本中陳與義讀之曰語
不自人間求之有類葉五十卷子巒翳從弟寧止字無虞幼
有文名登宜和甲科除太學錄授校書郎建炎初爲浙西安撫
司叅議改兩浙運判苗劉之變具軍須以佐勤王錄功除右司
郎官至給事中上疏言闕失指切隱微多人所難言乞禁王安
石目錄復賢良方正科用司馬光十科薦士法倣唐制宰執論
事以諫官侍立疏駁梁楊祖爲發運使敕書俄添差江淮荆湖
制置發運副使扈從隆祐太后幸江西轉兩浙運副歷知鎮江
府兼沿江安撫進右文殿修撰言京口控扼大江爲浙西門戶
請分常州江陰軍及崑山常熟二縣隸本司廬防秋時沿江號
令歸一可以固守權戶部侍郎總領三宣撫使錢糧進徵猷閣
直學士知秀州提舉太平觀卒寧止性慷慨喜論事呂頤浩常

稱其勤王時有輸忠贊謀之勞岑亦羣從昆弟帝常稱寧止忠
一止清岑乃敏速有教忠堂類稿十卷

辛炳字如晦侯官人登元符進士累官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
極論蔡京廢發運司轉般倉爲直達綱舟入者率侵盜沈舟而
遁戶部惟受虛數兩歲所入較常虧欠一百三十二萬支益廣
而入益微人畏京莫敢言乞下有司計度徽宗以問京大怒責
監南劍州新豐場尋提舉洞霄宮起知袁州移無爲軍靖康初
召爲兵部員外郎高宗卽位改左司以直龍圖閣知潭州會張
浚調兵罪其懦怯罷之紹興二年復召爲侍御史首言公道壅
塞風俗頹薄連䟽三省所行乖失數十事請諭大臣勿廢都堂
公見之禮時艱危多事福建八州添差至百八十餘員冗食無
益請悉罷之蘇湖地震言大臣無畏天之心何事不可爲又劾

罷呂頤浩論樞密張浚誤國敗事坐落職除炳御史中丞力言
金人無信和議不可恃。泛使不可遣。宜講求守禦攻戰之策。未
幾以疾請外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漳州。未赴而卒。贈通議大夫。
生平操行清修。既亡貧無以葬。賜銀帛賻其家。

鄧肅字志宏。沙縣人。少警敏。能文。美風儀。善談論。李綱與之倡
和。爲忘年交。父喪哀毀踰禮。乏產其廬入太學。交天下名士。作
詩譏諷。花石綱爲當道屏黜。欽宗召對便殿。補承奉郎。被命詣
敵。營授鴻臚寺簿。凡留五十日。邦昌僭位。不屈。奔赴南京。高宗
擢左正言。時金人索犒軍帛千萬。肅言。金人將士之數不過八
萬。但其號令賞罰。皆得其實。故人名用命。中朝反不然。輕重上
下。權在吏手。功賞不明。誰肯自勸。望專立功賞一司。嚴實其法。
使凡立功者皆得自陳。若狀已明而賞不行。或行而輕重先後。

異者並真之法。上從之。朝臣受僞命者。肅請分三等定罪。上以肅在圍城下。知其姓名。令條析具奏。耿南仲嘗薦肅。至是論南仲沮渡河之戰。退勤王之兵。使陛下不得援京城。誤國如此。今子延禧復爲郡守。父子同惡。乞正典刑。上嘉其直。賜五品服。又諭東京留守范訥。前出師兩河。望風先遁。今又語人曰。留守之說。有四日戰。守降走戰。無卒守無糧不降。則走耳。如此奔軍之將。豈宜復令在任。訥坐罷去。又連章劾內侍陳良弼。肩輿至橫門外。開封買入內。女童及官吏託故去。與先假指揮徑走江湖者。追付有司。舉正其罪。削除仕版。取其祿以給禁衛。又因入對。言外國之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文書煩煩。故遲。祖宗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故能以十萬精兵。混一六合。自後今日獻一策。明日納一言。煩冗瑣碎。政事所以益緩。今兵戈未息。豈可

尚循無事之時稽緩進退欲乞限以時日期於果必庶幾法嚴
事簡賞罰之權無壅滯矣凡在諫垣不三月遇事感激所上二
十餘疏言皆切至多見采納會李綱罷相奏綱學雖正而術疎
謀雖深而機淺固不足仰副聖意願陛下嘗對臣稱李綱真以
身殉國者今一旦罷去責詞甚嚴此臣所以不能無疑也且兩
河百姓無所適從綱措置不一月民兵稍集綱去則兩河必陷
矣僞楚之臣紛紛朝宁綱首請斥逐逆黨今綱罷而叛臣在朝
政事乖矣執政怒之罷歸居家紹興二年避寇福唐以疾卒
沈與求字必先德清人登政和進士累遷明州通判張守薦除
監察御史以論執政遷兵部員外郎自劾言苟不當不應得遷
乃詔行其言除殿中侍御史上在會稽或勸幸僥倖有急則入
閩與求陳其不可請進都建康以圖恢復論范宗尹年少任重

恐誤國事上不悅除直龍圖閣知台州宗尹罷召還再爲侍御
史武疑宗尹所用將悉論罷爭曰近世朋黨成風人才不問賢
否惟視宰相以爲進退今當別其邪正豈可一例論罷人以爲
賢時百司裕玩奏乞撥元豐舊制許臺諫官彈奏從之又軍儲
窘乏奏請措置諸鎮屯田取古今利害爲集議二卷以上詔付
戶部看詳論朱勝非赴鎮太緩致馬進陷九江罷之遷御史中
丞言禁衛寡弱諸將各擁重兵權不在朝雖有密院三省兵房
尚書兵部但行文字而已願詔大臣益修兵政如漢南北軍唐
府兵以助成中興之功論劉光世入朝不宜以土物縉帛爲獻
上已分賜六官遽命追取斥還內侍馮益別置御馬院自領其
事又擅穿皇城便門與求劾奏請治其罪諜報劉豫造舟淮陽
議者欲於明州向頭設備與求以爲向頭乃吾心腹之地凡海

州入浙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崇明鎮等處次至平江南北
洋秀州金山然後至向頭當先於彼處拘收水手優給錢糧而
存養之以備緩急兩浙轉運徐康國自溫州進宜和間所製銷
金屏風什物與求言此先朝亂本不宜以累盛德詔焚燬併黜
康國與求歷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其言切直多不能
堪上時有所訓勅必曰汝不識沈中丞耶尋遷吏部尚書權翰
林學士出知潭州歷荆湖兩浙安撫使召拜參知政事贊上親
征上諭曰朕以二聖在遠屈已通和今劉豫逆亂如此安可復
忍御書車攻詩以賜因奏諸將分屯江岸遣岳飛自上流取間
道乘虛擣之金人必有反顧之憂上多其措置命權知樞密院
事有旨張浚建行府視師江上同列不預聞與求遂丐祠出知
明州紹興七年召見平江除樞密院同知從至建康遷知樞密

院薨贈銀青光祿大夫諡忠敏

何鑄字伯壽餘杭人登政和進士歷官州縣入爲諸王官大小學教授兼祕書郎以廖剛薦召對陳動天之德莫大於孝感物之道莫過於誠誠孝既至方可望歸梓宮復境上帝嘉納之拜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疏論士夫心術不正徇虛名規厚利言不由中而首尾向背行險自售而設意相侵乞大明好惡申飭中外各務正其心術毋或欺誕意皆有所指時詔有司遷迎溫州諸宮殿神像鑄奏陛下之意惟欲寧妥神靈得四海之歡心今浙東旱荒所過騷然道路怨咨事宜停止詔從之擢右諫議大夫尋拜御史中丞命鞠岳飛反狀引至庭飛袒背示鑄以所淫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察其冤白于秦檜檜不悅曰此出上意對曰鑄豈區區爲一飛計但強

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長策。檜語塞深銜之。
乃改命。万俟卨。擢鑄。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金國報謝。
使。所還梓宮太后鑄。不敢辭。使還。諷高論其阿庇。岳飛欲竄檜。
表上不從。謫居徽州。時金已厭兵。欲和。會後使者至。問鑄安在。
檜遽起。知溫州。未幾召赴行在。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力辭。金知。
岳飛已死。檜議速成。再遣鑄使金。復端明殿學士。歸報。許以大。
用力。請祠。除資政殿學士。知徽州。數月卒。年六十五。爲人孝友。
廉儉。不營居趾。寄寓佛寺。人以能辨岳飛之冤。稱爲甚難。其他。
如論趙鼎。李光。周葵。范冲。孫近。諸人。未免承望風旨。時議少之。
後四十餘年。謚通惠。其家辭嘉定。初改謚恭敏。